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 第七回 開勝筵招飲一枝園 訪彼美重遊半山寺

卻說趙鼎銳接了書信，走入書房將封口拆開，看了一遍，原來是李亦仙因一枝園早梅已開，約他十五日申刻小飲，並仰慕吉慶和，請他代約同往的話。看畢擺在一旁，便進內室更換衣服。且說吉慶和回到房內，也換了一件衣服，有人掌上燈來，他就坐在燈下暗暗想到：不料王大那種樣的人會有那樣女兒，可惜是生長蓬門，終日受苦，將來就嫁個女婿，也不過村夫俗子，了此終身。幸而遇著個性情和軟的，還算不幸中之大幸，若遇著個蠻牛，一言不合，非打即罵，他那種嬌憨身體如何能受？再不然嫁個農戶人家，春耕夏耘，灌園種菜，他雖不曾乾過這些事，到那時節拖也就要拖死了，只才是佳人命薄呢。一個人只管胡思亂想，不期趙鼎銳走了進來，看他正自出神，嘴裡還唧噥著，不知說些什麼話，便悄悄的立在他背後聽了一會，只是聽不清切，但聽得半句「可恨我吉壽人」，底下聽不出了。此時趙鼎銳已料著他心事，多分是記念王大的女兒，便笑著說道：「先生敢是著魔，所恨何事，莫非恨那意中人麼？」吉慶和見背後有人說話，嚇了一跳，便立起身，見是鼎銳，也便笑道：「今日遊興甚濃，可謂乘興而游，興盡而返了。」趙鼎銳道：「在小弟看來，遊興雖濃，未免撩人情緒耳。」吉慶和笑而不答。趙鼎銳又道：「十五日申刻，有一敝友奉約老兄一枝園小酌，幸勿見卻。」吉慶和又狐疑了一會，然後趙鼎銳才笑說道：「老兄不必疑猜，待小弟直說了罷，這位敝友也是小弟同年，姓李字亦仙，榜名兆庚，因仰慕老兄大才，現值一枝園早梅已開，故囑小弟奉約一敘，並有簡札在此。」說著把李亦仙的信拿出來遞與吉慶和，吉慶和看罷，便道：「既承李兄錯愛，本不敢辭，奈既未識荆，又未造訪，怎好便擾盛筵？還請善為我辭，改日再當領教。」趙鼎銳道：「若以未曾相見，小弟明日當陪老兄同往一訪，何必因此固辭，有拂來意！」吉慶和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小弟再不敢辭了。」

彼此又說些閒話，用過晚膳，一宿無詞。次日卻是十四，趙鼎銳就同吉慶和去拜李亦仙，彼此見面，無非說些仰慕的話，這也不必細述。到了十五午後，他兩人就換了兩件衣服，帶著小芸，往一枝園去。走到桃葉渡口，小芸就僱了一隻小板船，二人乘船而去。

原來這一枝園在秦淮河對過，若由利涉橋去，就要繞些路了，故此在河這邊人要往一枝園，皆是僱船就近。一刻工夫船已靠岸。本來這個園子有所河廳，臨河砌著石頭碼頭，以便遊人上下。對面一帶河房皆是教坊。夏秋之間凡那公子王孫，多半假此宴客，因為這園內房廊寬敞，陳設精工，即招妓侑酒，亦頗順便。吉慶和走出船頭，望上一看，只見一排玻璃窗隔內，拉著水墨梅花白綾窗擋，外面一帶朱紅漆亞字欄杆上，橫著一塊小小沈香木深刻的橫匾，填著雲藍色「停艇聽笛」四字，吉慶和看罷便道：「好一所河廳！」說著下船來，同趙鼎銳上得碼頭走了十幾層坡台，復向東轉了個灣，便是這園子後門。進了後門，是窄窄的一條曲徑，兩旁皆種著修竹，穿過曲徑，又是一道圍牆，從圍牆西首夾道繞至前面，中間開了個月亮門，上寫著「梅花深處」。剛到門首，有個園丁走上前來說道：「李老爺在鏡水軒呢！」說著便在前領道。進了月亮門，吉慶和四面一望，只見奇峰疊岫，皆是玲瓏石堆就的假山，山上種著百十株老梅，疏疏落落開了幾枝花。轉入假山，迎面一座六角亭，亭之周圍皆裝著碧油蘭干。打從左側過去，是小小的一個魚池，池上一道卍字小橋。靠著右首圍牆，又是一座玲瓏石峰，山峰頂上也栽了七八株梅樹，半腰裡嵌著一塊磨磚扁額，寫著「小香岩」三字，由卍字橋過去，臨池三間楠木客廳，便是鏡水軒。那園丁走進廊簷，掀起大紅夾氈軟簾，說了聲：「客到。」大家都站起來迎接。

吉慶和趙鼎銳便走進去，見廳上客已到齊。大家作了個總揖，然後又望著主人道了謝，剛欲坐下，只見花枝招展般的一個麗人走在趙鼎銳背後，用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「趙老爺好久不見了，你家姑娘天天記掛你，逢人便問，就像得了相思病一樣，你也太狠心，為什麼有半個多月都不去看看他，害得人家想你連飯都不要吃了。」說得眾人齊聲笑道：「原來趙兄還有這樣一個多情的相知呢！我們怎麼不知道，是在那一家，幾時接交的，叫什麼名字？」那麗人道：「這個人的名字等我想想看。」說著便低低的向趙鼎銳耳邊笑道：「我代你說了。」

趙鼎銳道：「說便說，那裡還瞞人嗎？」那麗人道：「這個人叫陸月舫，現在四喜堂，是前月二十四接交的。」眾人聽了人齊聲道：「今日定叫他來，以酬渴想。」

杜海秋道：「我們卻都有了，伯英不必說，自有他的意中人；我是朱素琴，一會子就要來的；亦仙是王韻秋，現在這裡；夢梅是金佩蘭，已去叫了；惟有吉兄要薦一個與他，不能使他向隅才好！」李亦仙便道：「楚芷香甚好，風流倜儻，體態輕盈，雅善歌喉，《關王廟》尤其絕技。何不即薦與吉兄呢！」於是即著人去接，吉慶和這才與周夢梅通名道姓，大家又談了一會。

只聽得一片環佩之聲，走進三個人來，皆是雲髻高盤，鳳鬟低亞，婷婷裊裊，濃淡得宜，立定了腳望著眾人都請叫了一聲，便四散坐下。只見王韻秋走來指著陸月舫道：「小陸，你今日應該謝謝我了，不虧我畫了一道符，遣那六丁六甲神將，把小趙捉了來，你有得蹬在家裡害相思病呢，還不快給我磕頭！」說著，就動手來拉陸月舫站起身來，向著他耳朵搗了個鬼，兩人攜著手如旋風般走到炕牀那裡，出其不意把王韻秋翻倒炕上，順手伸在他腰裡格肢起來，王韻秋壓在底下，只是咯咯的笑個不住。陸月舫道：「我把你這壞丫頭格肢死了，叫你把腰子笑掉下來，才稱我心，以後你才不瞎說呢。」說著，又格肢了一陣。王韻秋實在受不住了，便討饒道：「好姐姐你放手罷，下次再不敢了。」陸月舫這才鬆手。王韻秋扒起來，坐在炕上氣喘了一會，又道：「小陸你這樣作惡，我明日定然再畫道符，念遍咒，叫你時刻想的那個人，終年不上門，讓你終年害相思病。」陸月舫聽說，正跑過來尋著他打，猛聽得背後一聲「好！」轉過身來一看，見是楚芷香悄悄的立在窗子口，望著眾人一言不發，陸月舫便喊道：「芷香站在那裡做什麼？」楚芷香才慢慢的說道：「那位是吉老爺？」李亦仙便指著吉慶和道：「這位便是。」

楚芷香又慢慢走來，杜海秋笑道：「吉老爺實在急，楚姑娘偏是慢，真要把吉老爺急煞了。」楚芷香道：「急由他急，慢由我慢，急便是慢，慢便是急。不然何以孔夫子要說那句欲速則不達呢。」趙鼎銳便大聲贊道：「好個欲速則不達，引用成語，可人可人！」杜海秋又道：「吉兄以此名姝，比那邂逅相逢的妍媸幾許呢？」吉慶和道：「得此佳麗，尚復何求，只恐小弟不能消受耳。」

趙鼎銳道：「此話恐未必的確。」李亦仙道：「伯兄何以見得？」趙鼎銳道：「前日海秋約游半山寺，壽翁先生也去同游，那寺內廟祝有個女兒，雖是小家碧玉，卻還嫵媚動人。壽翁一見便自傾心，及至薄暮回來，適奉老哥的大札，小弟先去換了衣服，即便到吉兄處約他，走進他的房門，只見吉兄坐在那裡出神，瞧裡還咕噥著不知說些什麼，悄悄的立在背後聽了一會，但聽他說得一句『可惜我吉壽人』，以後便聽不清白，非念若人而何？」

杜海秋道：「偶爾相逢，便能如此，是真可謂情癡矣，難得難得。」說罷，大家通笑個不住。此時鏡水軒已點得燈燭輝煌，酒席擺得齊整，李亦仙因與吉慶和初次宴會，再三讓他坐了首座，周夢梅二座，以下便是杜海秋、趙鼎銳、李亦仙主位相陪，楚芷香等五人亦各挨次坐定。三巡酒過，上了頭菜，有教師敲著鼓板，王韻秋就先唱一枝《醉太平》，接著朱素琴唱《赴宴》，陸月舫金佩蘭合唱一出《黃鶴樓》。個個是聲調悠揚，宮商合拍，大家又唱了一回酒。

周夢梅便望著楚芷香道：「只聞《關王廟》是其絕調，務要一聆妙音，我先浮三大白，以助歌興。」芷香道：「今日這《關王廟》是斷斷不能唱的，雖蒙吉老爺賞鑒，卻是初次，吉老爺尚不曾到我家裡去過，若唱這個曲兒，不但名實不符，還要惹我們老爺動氣，說我荒唐呢。我便唱個《驚豔》罷！」杜海秋連聲贊：「好！」王韻秋便插嘴道：「芷香你不要太這妖精似的，你與吉老爺才初次會面，便吃起醋來，若同你接了交，只怕我們連話都不能同他說了，在我看來不必唱《驚豔》罷，不如就唱個《喬醋》才名實相符呢！」話才說了，只聽淅瀝唳落一片響聲，大家仔細一看，原來楚芷香抓了一把瓜子，向王韻秋打來，灑得滿桌子上亂響。

於是大家又笑個不住。吉慶和說道：「王姐姐與楚姐姐俱不必爭論，據我的愚見，《驚豔》也不唱，《喬醋》也不唱，今當人月雙圓，莫若唱個《佳期》為妙。」楚芷香就拿過琵琶來，彈唱了一曲。此時已有二鼓時分，大家的酒都已吃得半醉，遂乘著酒興，同到各家走了一回，然後各散而去。

過了十數日，這日吉慶和正坐著無事，忽聽牆外書館裡，高誦唐詩上那一首秦韜玉的《貧女吟》，於是觸起半山寺那個人來，遂暗暗想道：「日前見他一面，未便接談。今日無事，何不獨自去一訪，或者與他略親面話，也可聊慰渴懷。」想罷，即換了衣服，出門照著舊路，真望半山寺而去。一會子到了山上，但見術葉盡凋，山瘦見骨，已非復從前景象。四面看了一看，便走進寺內。王大見是熟客，亦走上前來請叫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那兩位老爺呢？」吉慶和道：「我是到城北尋個朋友，因沒會見，順道攏你這裡歇一歇腳，故此他那兩位老爺沒回來。」說著信步仍走到一局亭上，靠著欄杆椅子上坐了。王老兒泡了茶來，吉慶和先談了兩句不關緊要的話，然後問道：「你家女兒這一向曾做點細生活沒有？」王大答道：「這細生活那裡會常有呢？去年做的那兩件是千載難逢的，不必說細生活沒有，這半個月京貨鋪裡連粗的皆沒有了，我女兒倒也清閒，今日實在悶極了，到他乾姨娘家去走走，有兩天才回來呢。」吉慶和聽說，便發了個怔，又道：「你女兒這乾姨娘家住在那裡呢？」王大道：「他這乾姨娘家住的遠呢，下了山向北走三叉路口就向東走，不多遠再向西，旁邊有口大塘，順著塘邊向北曲曲彎彎一條小路，走過小路，然後再向東就到了。」吉慶和都裡記得清白什麼向東向西，只是悶悶的坐了一刻，便下山來，一路上自思自歎，好不寂寞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